

跨文化研究丛书
Cross-Cultural Study Series

诺斯、政治与治疗

——诺斯替主义的当代诠释

◇张新樟 著

 跨文化研究丛书
Cross-Cultural Study Series

Gnosis, Politics and Therapy

—The Contemporary Commentary of Gnosticism

诺斯、政治与治疗

——诺斯替主义的当代诠释

张新樟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诺斯、政治与治疗：诺斯替主义的当代诠释 / 张新樟
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9

ISBN 978-7-308-06011-0

I 诺… II 张… III 诺斯替派—研究 IV .B9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83929 号

诺斯、政治与治疗——诺斯替主义的当代诠释

张新樟 著

责任编辑 张 琛

封面设计 刘依群 陈 辉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E-mail: zupress@mail. hz. zj. cn)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http://www.press.zju.edu.cn>)

电话: 0571—88925592 88273066(传真)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德清县第二印刷厂

开 本 640mm×960mm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300 千

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6011-0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总 序

有人断言：两种以不同语言为载体，沿着各不相同的历史路径发展起来的“异质文化”之间，永远横亘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然而，随着 20 世纪后半叶“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诸多“异质文化”在空间上不再遥茫难及，虽然不时有人还会生出些咫尺天涯的感叹，但随着它们日渐相近，经历了最初的猜疑、排斥甚至冲突之后，我们必须承认：在它们之间还产生出相互认识、理解和融通的趋势。

“跨文化研究”在这样一种历史大背景下应运而生，它的使命是努力超越那些“不可通约性”的深沟大壑，在“异质文化”间建起良性交往的桥梁，增进生活在不同文化圈中的人们的理解与互信。当然，由于“跨文化研究”在国际上兴起的时间并不长，所以至今国际学界还没有对它形成统一的定义，更没有建立起普遍认可的理论与方法体系。^①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上看，眼下这一领域中“群龙无首”的状态并非全无是处，它恰恰给人们提供了更多尝试的机会，“在跨文化视野下，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文化处境的人都是平等的，由不同文化和地域派生的风俗习惯和自然法有其存在的原因，任何‘中心论’、‘优越论’都是毫无根据的。”^② 所以，多

^① 参见“国际跨文化研究引论”，前沿性问题和理论研究课题组（执笔人 王桂彩，陈村富）《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4 期。

^② “跨文化视野下的学科会聚”，陈村富，刘王鹏《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4 期。

元的“异质文化”能够更确切地表达出它们的观点,不受任何强势思维方式左右,真正实现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

与此同时,一些更为悲观的人又断言:即便拥有共同的语言载体,同种文化经过不同历史阶段的变化后,内部也会出现今古之间无法逾越的理解鸿沟!对此,我们仍然不敢苟同,难道孔子、老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释迦牟尼等贤哲的思想现在只能陈列在博物馆里供人凭吊?而“古为今用”也不过是囫囵吞枣,在“快餐文化”的氛围里满足人们瞬间即逝的猎奇心理?

其实,现代人与古代人并不属于两个彼此殊绝的物种,现代人无一不是在古代人开辟出的世界中继续着人类传衍、发展的重任,我们不可能不使用老祖先为我们积累下来的各种精神财富,也不得不面对各种历史积淀的问题。历史是连续流变着的,古今的生活、思想世界总是交融在一起,时代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绝非不可逾越的天堑!因此,“跨文化研究”除了在“横向”上要努力建造起“异质文化”间交流的桥梁,还要在“纵向”上,为现时代建立起通向古典世界的桥梁。

要建设这样纵横古今中外的交流体系,任重而道远,如此大任迫使我们必须不断扩大学术视野,将目光投向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同时也意味着我们的研究必须跨越学科间传统的界限,彼此通力协作,在“学科会聚”的状态下,尽绵薄之力,积点滴之功。江壑虽阔,相信坚持不懈地努力下去,就终有通达四方的桥梁建成的一天。

周 展 曹瑞涛

2008年元月于杭州

前 言

“诺斯替”(Gnostics)、“诺斯替主义”(Gnosticism)、“诺斯替宗教”(Gnostic Religion)是我国翻译西方哲学、宗教和思想史文献时经常遇到的术语,反映出“诺斯替主义”在西方思想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现有的西方文献表明,“诺斯替主义”作为一种精神类型迄今仍然活跃。我们分析诺斯替主义研究的意义,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古代诺斯替主义的实践性、拯救性知识的观念及其在准理性的思想体系中的理论实践产生了一种以前不为所知,而此后从未在宗教思想中消失过的思辨类型,对这种思辨类型的研究本身有着极大的意义;

(二)古代诺斯替主义是希腊化晚期从世俗文化向宗教文化转变时期的一个关键的宗教现象,对古代诺斯替主义的研究有助于我国学界加深对古希腊晚期和基督教早期思想状况的了解;

(三)诺斯替主义的精神原则潜入现代思想之中,在 20 世纪的哲学、神学、政治学、新兴宗教中都有表现,对现代诺斯替主义现象的分析将有助于加深对整个西方思想史的认识。

自那戈·玛第抄本发现以后,西方学界高度重视对诺斯替经书及其思想体系的诠释,有大量一流学者从事诺斯替经书的翻译和诠释工作。到目前为止,迄今已经发现的所有诺斯替教派的经书都已经全部移译成英语和德语,有相当部分翻译成了其他语言,其中的重要经书已经出版了专门的诠释解读著作,他们对诺斯替经书的文本和形式进行考校,对诺斯替隐喻、神话、文体、象征进行了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于诺斯替主义与希腊化时期哲学的关

系研究,尤其是与新毕达哥拉斯主义、新柏拉图主义之关系的研究;对于诺斯替主义与它同时代的宗教氛围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它与犹太教、早期基督教、神秘教、巫术等的关系的研究;诺斯替主义作为思想史问题的研究,以及诺斯替主义在当代新纪元运动(New Age Movement)中的复兴的研究,都已经有较大规模的开展。

笔者于2004年申请到了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诺斯替典籍的翻译及其当代诠释”,该课题拟系统梳理西方学界自19世纪以来对诺斯替经书及其精神类型学的诠释成果,并以此为基础分析现代宗教和思想中的诺斯替主义现象,旨在引发国内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和更深入的研究。目前《诺斯替经书》的翻译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把迄今发现的狭义的诺斯替派经书几乎全部都译成了白话中文,约60万字,拟独立成书出版;对其中影响最大的经文,如《真理的福音》、《约翰密传》、《玛利亚福音》、《我们的伟大的能量的观念》,则正在一本一本地进行注释,准备陆续完成若干个诠释本;对翻译经文过程中遇到的关键性概念,如“自生者”(Autogenes)、“亚当玛斯”(Adamas)、“普累罗麻”(Pleroma)、“黑玛门尼”(Heimarmene,命运)等,正在撰写专门的研究论文;在诺斯替主义与希腊化时期的哲学与宗教的关系方面,已经就二元论、否定神学、法术、命运等概念进行比较宗教学研究,也将以论文的形式陆续发表。眼前这本书的重点是想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总结诺斯替主义思想的类型学,以此分析现代思想中的诺斯替主义。

我个人对神秘主义和精神疾患治疗学有浓厚的兴趣,这也是从硕士阶段起就一直在王晓朝老师和刘小枫老师的指导下研究诺斯替主义的心理上的原因。我感觉到诺斯替主义的最深切的关怀在于医治人的各种心身疾患,诺斯替经书最大限度地打破门户之见,有意识地收集并综合了古代地中海世界宗教哲学流派中的治疗型智慧,非常明显地表现出了两个方面的旨趣:一是对当时人们的心理疾患的分析和治疗,对人的意念状态进行细致入微的心理学分析;二是对当时流行宗教病的治疗,对当时流行的各种宗教观念、教条和迷信进行学理上的批驳。我们看到的诺斯替经书大都

有非常复杂的神话体系,如果仔细阅读就可以发现,那些繁复的拟人化的神话人物其实是对人的复杂心理状态的描述,而它们以反叛性的寓意解经法所运用的传统宗教的人物和教义其实是旨在打破对传统宗教的僵化信仰,还原其转变人的生命状态的功能。总之,古代诺斯替主义关注心灵疾患的有实效的医治,已经形成了一套具有独特特征的治疗学。

我觉得,个体层面的身心问题和社会层面的精神物质问题是相对应的,政治关系和国际关系是大尺度上的人际关系,人际关系跟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直接相关,因而也与个人的宗教直接相关,而个人的宗教又与社会政治传统有关系,社会政治传统之间的关系又构成了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个人人生观和社会传统的核心是精神修养(灵修),因此可以说不同的灵修从总体上决定了看待和处理政治关系乃至国际关系的态度。诺斯替主义追求迄今为止一切宗教修养中的共同性的东西,其身心疾患的治疗术当然也可以成为政治与国际政治的治疗术。这样一来,诺斯替主义、精神疾患治疗术和政治就都联系在一起了。从古今诺斯替主义的历史延续来看,也可以模模糊糊地看到诺斯替主义从神话到修行,再从修行到治疗到革命的这样一条发展线索。

诺斯替主义本身是一种治疗学的类型,但它同时也是一直被当作一种病症来治疗的,是治疗的对象。古代教父德尔图良写了一本书,题目就叫做《治疗诺斯替派之蝎叮》(*Scorpiace*),教父们反对诺斯替派的文献甚至构成了异端学的主体。现代最著名的诺斯替主义研究者约纳斯(Hans Jonas)则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诺斯替综合征》(*The Gnostic Syndrome: Typology of Its Thought, Imagination, and Mood*),他认为诺斯替主义是历史舞台上出现过的二元论的最极端的化身,对于诺斯替主义的探究是对于隐含于其中的这一切的案例研究: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分裂、人与自然的异化、自然的形而上学贬值、灵在宇宙中的孤独感以及随之而来的世俗规范的虚无主义、极端主义。约纳斯认为,诺斯替主义作为一种病症与现代西方社会所患的病症是相似的,因此诺斯替主义作为大

历史尺度上的人类危机的典型例子,对它的思考也是对于理解现代西方人的危机是有教益的。约纳斯在其人生的最后40年倾其心力进行的研究任务就是要反驳二元论反宇宙的虚无主义,并为此发展出了一种生物体生命哲学与技术时代的责任伦理学。

著名政治哲学家沃格林(Eric Voegelin)也把诺斯替主义当作西方现代性各种病状的病根,希望用源于古典哲学与基督教哲学的新政治科学来诊治当代政治中的这种诺斯替主义疾病。在确认诺斯替主义的主要特征时,沃格林强调,对于改造存在的方法的知识——诺斯——是诺斯替主义者的最大关怀。因此,沃格林所描绘的政治的诺斯替主义是一种解决现世之疾病与罪恶的努力,想要凭借知识进行人类的自我拯救,但这是行不通的。

沃格林的学生丰通(Klaus Vondung)在他的老师沃格林的基础上区分了古代诺斯替主义和现代诺斯替主义,又把现代诺斯替主义分为思想和沉思性诺斯替主义与政治行动的诺斯替主义,其中现代启示论是一种极端的政治的诺斯替主义,其作为一种病症的形态特别明显。就个人层面而言,启示论容易导致个体自杀现象,就社会层面而言容易导致群体性暴力行为,对启示论的研究有助于分析宗教和政治暴力、恐怖主义、宗教性群体运动的心理机制,依据其思维情绪结构可以提出一些指标,建立一个测量和预警机制,对于社会与国际和平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有实际应用的前景。

基于上述思路,本书对诺斯替主义的当代诠释是围绕“诺斯替综合征”展开的,也就是说,尽管诺斯替主义本身是一种治疗类型,但是我们对这种治疗类型的分析是沿着两条线索同时进行的。一条线索是诺斯替主义对精神疾患和社会政治疾患的治疗,另一条线索是对这种治疗本身的治疗,也就是约纳斯和沃格林对诺斯替综合征的治疗。研究诺斯替综合征在哲学、文学和政治中的表现可以纳入到社会心理学的范畴之中,而对个体层面的诺斯替综合征的研究则可以扩大认知疗法的内涵,纳入到精神卫生学的范畴之中,或者成为社会精神病学的重要范畴。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古代诺斯替主义思想的类型学特征，分析其精神实质、思维和情绪结构，以及行为特征，相当于当代学术界对诺斯替主义的“我注六经”的部分；第二部分以现代精神的治疗为核心，介绍约纳斯对具有诺斯替主义特征的现代虚无主义的诊治，以及心理学家荣格站在诺斯替主义立场上对现代精神病的诊治；第三部分以政治思维的诊治为核心，介绍沃格林及其弟子对现代诺斯替主义与启示论的诊断以及站在诺斯替主义的立场上看灵修如何对国际政治和平起促进作用。第二和第三部分相当于学术界对诺斯替主义的“六经注我”的部分。附录中的几篇文章是对这三个部分的补充，《哈纳克的〈论马克安〉》旨在提供诺斯替主义思想类型学的一个具体的案例，《伊里奈乌对诺斯替派的辩驳及异端学的意义》旨在提供古代教父对诺斯替主义之诊治的案例，《诺斯与知识》旨在寻找古今“诺斯”的异同，《神秘主义与历史主义同行》和《在世的超越：尼斯的格列高利的神学》两篇是笔者个人对于正确的治疗原则的寻求和思考。

本人意识到，本书对现代诺斯替主义的诠释只是一个初步的展开。后面即将进一步着手研究沃格林与布鲁门勃格(Hans Blumenberg)关于现代性之本质的论争，沃格林与舒兹(Alfred Schutz)对诺斯替主义论题的争论。之于诺斯替主义与现代新纪元运动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则要留待独立的专门研究。

在此必须说明的是，本书中若干篇章的主体内容已经在《道风》等相关出版物中发表，本书采用已经征得版权所有者的同意，本人也在相关章节的脚注中说明了出处，并且根据本书的结构做了相应的修改，特在此深表谢意。

就在我编写完此书的时候，我的母亲悄悄地走了，只留下了严冬极其明净的蓝天和阳光。谨以此书纪念我的母亲。

张新樟

2008年2月28日

目 录

第一部分 古代诺斯替主义的类型学·····	1
第一章 希腊化时期的宗教浪潮和诺斯替主义精神·····	3
第二章 诺斯替主义的思维和情绪结构·····	14
第三章 诺斯替主义的修行·····	28
第四章 从神话到神秘主义·····	40
第二部分 诺斯替主义的精神治疗及其被治疗·····	49
第五章 约纳斯对诺斯替主义的建构·····	51
第六章 诺斯替主义与现代虚无主义·····	68
第七章 克服虚无主义:约纳斯的哲学生物学、技术伦理和创造神学·····	78
第八章 从诺斯替主义到心理治疗·····	99
第三部分 诺斯替主义政治思维的诊疗·····	127
第九章 沃格林的政治治疗术引论·····	129
第十章 启示论与危机体验·····	154
第十一章 启示论与政治暴力·····	165
第十二章 诺斯替主义与国际政治和平·····	171
附 录·····	203
附录一 哈纳克的《论马克安》·····	205

附录二	伊里奈乌对诺斯替派的辩驳及异端学的意义	213
附录三	诺斯与知识	231
附录四	神秘主义与历史主义同行	244
附录五	在世的超越:尼斯的格列高利的神学	256
参考文献		280

第一部分

古代诺斯替主义的类型学

第一章

希腊化时期的宗教浪潮和诺斯替主义精神*

希腊化历史发展有一个从伦理时期向宗教时期的转变过程^①,从而把希腊文化在希腊化时期的发展分成相对明显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希腊文化在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之后作为宇宙城邦的世俗文化,这是希腊的自然发展;第二个阶段是希腊文化在希腊化晚期作为异教的宗教文化。在第一个阶段中,希腊精神以相互竞争的大哲学学派为代表,包括学院派(Acadamy)、伊壁鸠鲁学派(Epicureans),以及最重要的斯多亚学派(Stoics),同时希腊东方的综合主义也在发展。从第一个阶段向第二个阶段的过渡,即古代文化作为一个整体与希腊思想一起向宗教的转变,是由深刻的非希腊力量,即发源于东方、作为新的因素进入历史并发生作用的结果。在希腊化世俗文化的统治与希腊化晚期最终转向宗教的防守立场这两个阶段之间,有近三个世纪的革命性精神运动促进了这场转变。

本章的焦点就是要讨论与基督教之开端大致平行的这三个世纪的精神运动,把这场精神运动置于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大图境之中来考察,从而揭示出这场精神运动的实质乃是东方宗教的复兴,是与西方对东方的希腊化相对应的东方对西方的宗教化;而且,这一场表现为混合主义的宗教运动不只是原始东方的复兴,其中必定有

* 本章简化版以《希腊化晚期的宗教浪潮与诺斯替主义精神》为题发表于《浙江大学学报》第4期,2004。

① 文德尔班. 哲学史教程(上卷).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82页。

着某种新的精神作为其内在的本质,这种本质就是诺斯替主义精神。本章分三节,第一节描绘希腊化的总体脉络作为这一场由世俗文化向宗教文化转变的精神运动的背景,第二节论证这一场宗教运动的精神本质是诺斯替主义,第三节概括诺斯替主义精神的基本特征。对于这一场宗教运动之精神本质的探索与研究有助于增进我们对西方这一关键历史时期的理解,对哲学史研究有重要意义。

一、希腊化时期东西方融合的大背景

任何对于希腊化时期的描述都必须要从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开始。他对东方的征服(前334—前323)标志着古代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从亚历山大东征所创造的时局中产生了一个文化联合体,比以往任何存在过的都要大,这个联合体延续了将近一千年,一直到它被伊斯兰(Islam)征服而摧毁为止。亚历山大所缔造的这一新的历史事实使得西方与东方的联合成为可能,而事实上这也是他的目的。“西方”在这里指的是坐落在爱琴海周围的地域,而“东方”是指古老的东方文明的地区,由埃及延伸到印度边界。尽管亚历山大的政治创造随着他自己的去世而瓦解,而从中呈现出来的文化,其进展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都没有受到干扰。一方面,几个继承者王国之间的地域性融合正在进行;另一方面,一种它们所共同的、本质上超民族的希腊化文明随之兴起。当罗马最终解散了这个地域的这些分散的政治实体,把它们编入到帝国的行省中去的时候,她只不过是给予这个同质体以形式,其实它早就已经超越国家边界而盛行了。^①

这是一个空间—文化联合体,由亚历山大开创,依次作为继承者的诸王国、罗马的东部行省、拜占庭帝国,同时也作为希腊教会而存在,这个联合体统合成了希腊—东方综合体,为我们本文所关注的这场精神运动提供了舞台。那么,希腊化时期这一个文化联

^① 在罗马帝国这一更大的地理范围中,“东方”与“西方”的术语有了新的含义,“东方”指希腊,而“西方”指罗马世界拉丁的那一半。希腊的一半包括了整个希腊化世界,原来的希腊只是其中的一个较小的部分,也就是说它包括了亚历山大的没有重新落入到“蛮族”之手的全部遗产。

合体的发展,其基本脉络如何呢?

大致来说,以公元一世纪为分界可以把希腊化的进程分成两个明显的阶段:明显的希腊主导与东方隐没的阶段,以及东方复苏反应,反过来从精神层面胜利地向西方进军,并且重新塑造普遍文化的阶段。从文化而不是政治的意义上来说,第一个阶段是对东方的希腊化,而第二个阶段是对西方的东方化,前一个过程到公元一世纪前后,后一个过程从一世纪开始到大约公元300年告一段落。由这两个过程所带来的结果是一个综合体,一直流传到中世纪。希腊化的这第二个过程就是在希腊化时期促使世俗文化向宗教文化转变的那一场精神运动^①。现在我们按照这个线索简要地交代希腊化进程的总体景象。

第一,亚历山大东征前夜的东方与西方。在亚历山大东征之前,东方与西方彼此都在各自的领域内发展到了最大程度的统一,这在政治的含义上尤其明显:东方已经在波斯(Persian)的统治下得到了统一,希腊世界则统一在马其顿(Macedonian)的政权之下。因此马其顿对波斯政权的征服就成了关涉整个东方与西方的事件。在文化方面,东西方的思想都充分地从具体的地域、社会与民族条件中解放出来,采取了某种程度的普遍有效性,从而变得可以传播与交流,于是文化之间就能达到最好的融合。^②

第二,西方对东方的希腊化。自亚历山大东征之后,希腊化在整个东方获得普遍胜利,并且建立了普遍文化,它的思想与表述的规则为那个时代想要加入到理智生活中去的每一个人所接受。所能听到的唯有希腊的声音,所有公共的文献表达都是希腊的风格。由于东方人也进入到希腊理智生活的潮流中去,东方的沉默不能解释为东方的个人缺乏理智上的力量,而是由于东方并不以自己的名义代表自己说话。任何人如果有话要说,都别无选择地要用希腊的方式来说,不仅是指用它的语言,而且也要用它的概念、观

^① Hans Jonas. *The Gnostic Religion*. Boston, MA: Beacon Press, 1963, p. 10.

^② 具体地说,当亚历山大大帝出现的时候,希腊已经在事实上,并且在自我意识上达到了成熟的宇宙城邦(Cosmopolitan)的阶段。同时,东方也因各民族被连根拔起并迁徙,犹太教的一神论、巴比伦的占星学、伊朗的二元论等内容开始从本土文化中抽象出来。